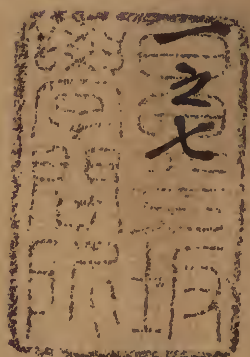


唐宋叢書

南唐書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之四號	類
五元冊	
三二函	
架	

十五¹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64
冊數	56 (16)
函號	371 3



高唐書目錄

卷第廿

先主書

卷第廿

嗣主書

卷第廿

嗣主書

卷第廿

嗣主書

高唐書目錄

漢書卷第廿

卷第五

後主書

卷第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洪妻鄭氏

渤海吳媛

卷第七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暹

太子翼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謙

從度亡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第八

義養傳

徐宣主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誨

子景遼
子景遊

徐知諫

徐知證

徐知諤

卷第九

列傳

周本

李德誠

王輿

李章

王安

韋建

高審思

卷第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鄴

卷第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宗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宗俊

王崇文

邊鎬

卷第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儔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第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第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為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伍喬

周彬

夏寶松

徐錯

卷第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陳貺

陳陶

許堅

毛炳

顏一詡

鄭元素

卷第十六

義死傳

劉仁瞻

孫晟

張彥能 鄭昭業附

卷第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劉彥貞

朱令斌

胡則

卷第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張宣

李德柔

卷第十九

誅死傳

褚仁規

王建封 范仲敏附

李德明

皇甫繼勳

鍾謨

張蠻傳亡 徐附鍾謨

潘佑

李平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宋齊丘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李徵古

馮延巳

馮延魯

魏岑

查文徽

卷第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劉承勳

邵拙

舒雅

盧絳

劉茂忠

李元清

陸昭符

卷第二十三

歸明傳

朱弼

孟賓于 子歸唐

潘賁

蒯鼈

羅頴

盧 郢

丘 旭

黃 載

湯 悅

張 洎

徐 鉉

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

吳 紹

木平和尙

李 寇

道士譚紫霄

潘 辰

女寇耿先生

卷第二十五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

附

卷第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

附

玄寂

應之

妖賊傳

張遇賢

諸祐

卷第二十七

叛臣傳

劉澄

朱元

劉從効

附

卷第二十八

南唐書目錄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第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第三十

建國譜

世系譜

南唐書目錄終

南唐書卷一

宋 馬 令 編

明 陳繼儒 訂

先主書第一

土運中圯。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榮。榮之父志。志之父超。超早卒。志為徐州判司。因家焉。榮性謹厚。適丁世亂。晦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於彭城。未名。故書小字。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爲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溫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爲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溫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頰隆準。精彩鑠人。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濶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溫攻伐。身先士卒。爲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時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六級李遇。以功拜昇州刺史。時

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溫鎮潤州。以昇宣常池黃爲屬。溫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溫不與。時溫嫡子知訓爲淮南節度副使。秉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旣而知訓爲朱瑾所殺。溫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卽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爲淮南節度副使。溫至以次子知詢等

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畱輔政。宋齊丘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誥尤悖嘗召知誥飲酒。伏劍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給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歿。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廨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袞冕正座。皆署冀名。溫見之唾曰。狗歿遲矣。知誥因得疏。六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歿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偽讖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毘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軍。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爲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用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驕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秉政。乃寬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丘。駱知詳。王

南唐書 卷一 三
令謀爲館客。士有羈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
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調給之。盛暑未嘗張蓋操
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上衆尙多暴露。我何用此。以
故溫雖遙秉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
僕射知政事。漸復朝廷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以抑強
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已
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秉政。會溫
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爲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爲
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爲左統軍。

吳主僭帝號。改元乾貞。

知誥欲自尊大。故奉楊溥尊號。書溥僭號。則南唐之罪著矣。

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
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
制。以長子景通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
宋齊丘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爲東海郡
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書名。旣而書公。書王。以見其漸。六年召景通
至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爲太保
章事。與令謀等秉國政。天祚元年。王進位太師。天
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

郎叅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閩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丘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策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策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自溫以讓不追尊，子則復姓之心見矣。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饒王，以建康為西都，廣陵為東都。十有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割泰興鹽城興化

如臯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

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皆其節度使。帝輟視朝一日，食不舉樂。書

者以見其僭極惡重也。凡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

歲閩王昶貢方物于京師。天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

閩，冊昶閩王，不受。閩自璘已僭帝號，改元矣。既稱帝，故不受王爵。凡書京師皆中原也。

書天子尊正統以別諸國僭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

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輿為浙西節度使，留後

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

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改名昇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
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
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
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
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
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
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
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為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

一時無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

明義皇帝尤非常錢元瓘以嘉興縣為秀州十有一

月以步騎入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

讓皇妣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具如吳舊禮

謚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弒其君昶立王子

曦王子延政爭立於是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

者為保大三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主璉

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

易而弗執。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
 而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
 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
 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為康化軍節度
 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詠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
 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
 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

尊孝德。而以神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
 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
 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丘。請依春秋郊
 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
 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
 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為夏商之夏。魯用周之四月郊。議者多哂
 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
 以輕眇。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如畏焉。於嘻。爾公
 爾侯。各揚厥職。不供廼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

郊祀於圓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衆咸異之。遍行封賞。臣請上徽號。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弗類固不許。因此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帝曰。謹告在天。聰明自民。簪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其一守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雷後王興代。金吾衛大將軍馬仁裕出爲鎮海軍節度使。雷後冬十月後事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爲奉化軍節度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鄰

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致書于晉。惡其抗也。以金全為宣威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誨卒。秋八月。廬州李勣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踰月還。十有二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

五年春正月。虔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軍節

度使。三月。誅泰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

有星孛于天市。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

越文穆王。

比他國廢立卒葬。弑殺。告問通則書。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

信軍節度使。畱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玠嗣位。葬劉

龔。僭謚天皇帝。

以其僭極惡重。故書與吳越異。龔音儼。劉氏偽撰此字以為名。自云

取飛龍在天之義。

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

猶書吳人

昔以其思舊之民也。

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

子所以崇正嫡。息覬覦如臣兄弟。稟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禮。上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祖。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玠為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桑也。衣錦晝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群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

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為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群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尺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調其闕。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蓋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尚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岷巖之

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拊。偃爲嫌。退以清。寧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策策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爲後代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二月。詔曰。廼公廼侯。越百世事。欽承嗣命。命爾保元子璟。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墜命罔後。天不爾謚。祐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祖。

徐鉉曰。烈祖少長喪亂。知人艱苦。故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爲宰相。事養父母如禮。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温常責諸子曰。汝輩能如是乎。及建號。卽金陵。使府爲宮。唯加鴟尾欄檻而已。終不改作。接

南唐書卷一 卷一 十二

南唐書卷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弃師閩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

嗣主諱璟。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

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

稍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為尚書

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

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璟司徒平

章事。知內外諸軍事。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

南唐書卷二

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祖殂。授顧命。猶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之日。大行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而母宋氏為皇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鄂王。弟景遷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有差。洪州宋齊丘入為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為右丞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罷為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晟弒其君玠。晟自立為帝。不書僭者。玠之前已僭也。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子以見景遂之不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得讓位也。

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

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

諸縣舊史失名。

虔州城守。遇賢據白

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鎬。討

賊鎬。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

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爲海州刺史。邊鎬爲洪州屯營

諸軍都虞候。貶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爲監門衛將軍。

罪貶故書使。

池州安置。以饒州刺史李翺爲百勝軍節度

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叅

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空文。祿。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

況委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

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

詣閣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疎遠。未

嘗壅隔。群下之情。罔有不達。今陛下始卽位。所委任

者何人。而頓與群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

惡陰而入乎隧道也。臣老矣。長不復奉顏色。因涕泗

嗚咽。帝深爲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

喻儼等曰。旻天不弔。降此鞠凶。越予小子。常恐弗類。于厥德。用灾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底于道。而壅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厲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丘周宗。為左右丞相。齊丘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丘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早。誨。我。遂。罷。齊。丘。為。浙。西。節。度。使。齊。丘。黨。與。隆。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為明年宗出張本宋齊丘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

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叫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弒其君曦。重遇立。文進使來告亂。囚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遣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卒。以神武統軍韋建為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州某人代者。移鎮也。壽州姚景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為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



延魯為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役乃
 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翰林待詔臧循
 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文
 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鎬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
 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
 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
 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
 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眾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
 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濟師

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

延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

將武彥暉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

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

前年以福州降

延政故以延政為君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峯僧卓儼明為主

儼明無統御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

降即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延政益不振建州之

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七月庚辰

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

延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縝。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升建州爲永安軍。以祖全恩爲節度使。查文徽爲撫州刺史。何敬洙爲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爲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効。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効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縝。皆至建康。以繼勳爲池州團練使。繼成爲和州刺史。文縝爲蘄州刺史。卽以劉從効爲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以延平津爲劍州。割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爲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爲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爲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効爲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丘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爲左僕射。

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
尚書徐連。爲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臈茶之貢自此始。罷貢
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奉化軍節
度使。畱後。葬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
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爲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
都虞候郭全義。出爲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爲
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
劉從効。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丘
薦陳覺爲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
建安。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
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
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爲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
文爲招討使。王建封爲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爲
南面監軍使。魏岑爲東面監軍使。陳覺爲諸軍監軍
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
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
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爲宰相。宋齊

丘亦預三公。稍解之。貞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內爲陳請。所以得全。且擅兵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丘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藉。永不錄用。與死何殊。乃流覺。斬州。流延魯。舒州。齊丘惡之。貶熙載。和州。司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于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璽於戎主。以其失利勢。故不書天子。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

南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汾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姦回得用。人情不平。旣流延魯及覺。而延巳爲相。岑亦居近密。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貶文蔚江州司士。蔡軍亦罷。延巳爲太子少傅。岑爲太子洗馬。漳州裨將

將休。元。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劉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爲

劉從願殺悉安自領州華南州復爲漳州

南唐書卷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虜主次于京城北

不見帝

虜不與之見也猶書曰京城者甚虜之惡也

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改京師爲都城晉無君也

巳丑斬張彥澤於東市

以其罪劫之罪

庚寅洛

京畱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虜廢晉帝爲光祿

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

此中原之事悉書者以下

文使來告故也

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

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
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
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
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
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達為元帥改封齊
王元子南昌王冀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
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虜改晉
都為大遼國肆青改元會同猶謂之晉都者漢未立
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
無主也不書赦不
與虜赦中國也 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
易代則書改晉開

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

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
常也漢稱天福十二年亦非

也常也 三月宣州徐知證卒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

甫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丘為鎮

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佐卒謀襲位

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木冰辛酉雨木冰癸酉雨木冰

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侖囚於義和院錢俶

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俶遷侖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

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

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六

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李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爲西面

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爲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爲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汾淮巡撫使聞河中平遽

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來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

裨將張繼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

張義方爲監軍使納賊帥咸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

舍人嚴續爲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爲神武統

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

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

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爲永安軍節度使畱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索太冰可謂甚

矣比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

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傷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黷，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翼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道人告急于境，建州節度使查文徽以典兵故書使、劔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

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劔州刺史

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隱帝楚州節度使馬希萼

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

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

統信州屯兵以規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

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書此以見中原

治亂。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旻稱帝於太原。以其曲在周故不曰

借。初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定在今時。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徐威陳遷魯公。縮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立王子希崇。十有一月。楚人廖偃等招合蠻獠。復立希萼爲楚王。楚國大亂。邊鎬以信州屯兵。出宜春討長沙。破其軍於龍回關。徐威等以希崇降。希萼亦送款于鎬。鎬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以希萼爲洪州大都督。封楚王。希崇爲舒州節度使。以邊鎬爲湖南節度使。鄂州劉仁贍以舟師趨岳州。岳州降。以將軍宋德權爲岳州刺史。以客省引進使任鎬爲監軍使。以馬光惠爲朗州節度使。畱後宋齊丘拜太師。固辭。復爲太傅。

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臯屬焉。以湖南行營糧料使王紹顏爲刺史。三月。以

南唐書 卷之五
撫州馮延巳爲左僕射平章事右僕射孫晟守本官
平章事潤州徐連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丙戌日
有食之五月司徒致仕李建勳卒秋劉晟取桂管將
軍張巒爭之不克朗州裨將劉言執畱後馬光惠送
建康言自領州事遣李建期屯益陽將討劉言而楚
地新定府庫空虛宰相馮延巳以克楚爲功不欲取
費於國乃重斂其民以給軍邊鎬不能鎮撫楚人皆
怨帝亦惡之謂馮延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民厭亂
求息肩於我今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卽授劉
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
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亟行之無爲
後悔孫晟卽欲奉行延巳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
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爲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
王進達破益陽殺建期等乘勝攻長沙邊鎬遁歸所
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張巒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
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鎬皆弃城走帝大
怒削邊鎬官流饒州戮宋德權任鎬于大社斬裨將
申洪秦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巒爲信州刺史延巳等

南唐書 卷三
自効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爲右僕射冬十有二
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

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
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丘爲鎮南軍
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爲神武統軍侍衛都
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爲武清軍節度使大
蝗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
陂塘埋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水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兗州節度

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

不書將校
傳史失之

爲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
超釋唐俘諭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鎬平馬氏側俘于

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壬辰天子崩

周太祖

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

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旻乞師于契丹以寇潞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

受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卿史

彦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彦卿等敗績彦超
 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畧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宋齊丘選宮
 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
 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
 使汾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
 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醖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
 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
 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祿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
 揮使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
 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
 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
 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勳舊而致
 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思寇恂守河
 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
 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
 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

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爲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爲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師來伐李穀爲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丘還都齊丘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畧者主之。聲言偏師敵人。不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道阻隔。懸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從。議者不同。遂至。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暉帥師爲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爲奇兵。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

貞大敗。死于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衆奔壽春。自楊氏王吳淮甸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壺諫。貶匡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徽。徵宣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其將吏數千人。皆斬于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天子營于肥水之陽。徙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以周師爲天兵。太祖主兵故也。

遂下滁州。帝惡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皇帝奉書願効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答。東都留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祚、泰州刺史方納皆弃城走。延魯削髮偽爲僧遁歸。周人執之，斬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石，金銀羅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報。謨等皆匿行，在分兵襲下場泰。帝遣人懷蠟丸書

走契丹求救。爲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園苑史尹延範自秦州徙讓皇一族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硯、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義之名累我，朕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晉晟等弗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于茲瓜分鼎峙自爲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上國華風不競丕運所鍾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朕撫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直同戲劇。至於削去尊稱。願輸臣節。孫權事魏。蕭譽奉周。古也。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歸。盛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為監軍使。拜邊鎬為大將。許文禎副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江州柴克宏卒。諸郡屯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器。紙為鎧。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蘄。泰三州。夏大雨。周師在楊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曰。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州之圍益固。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太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

師。秋七月楊光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朱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禎邊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歿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

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爲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威爲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將士歿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勅奉表貢于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徵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子以景遷爲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爲撫州大都督信王景邁爲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

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支鹽。而輸米如初。以為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翼卒。初。丹陽古銘曰。天子翼州人。以翼應之。未幾卒。識者謂翼州趙地也。明年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

貶謨為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國主因管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群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鑑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周世宗。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歿。貶張巒為宣州副史。殺

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群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寔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器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僭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於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

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

從臣譚宴浹日而去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

節度使

敬洙本敬字避皇朝諱

豫章迫隘官府營署皆不能容

群臣日夕思歸國主悔怒唐鎬慙懼發瘍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

主之喪至自豫章群臣請殯別宮世子手札不許辭

甚哀切

書世子手札未即位也見後主書

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朝

乞追復帝號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

帝葬順陵廟號元宗

先謚而後書葬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

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賓禮大臣敦睦九族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諮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救

療居處服御節儉得中。初立有經營四方之志。邪臣阿諂。職爲厲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少有至性。仍懷高世之量。始出閣。卽命於廬山瀑布前構書齋。爲他日終焉之計。及迫於紹襲。遂捨爲闢先精舍。常患民間侈靡。第宅衣服。咸爲節制。驅惰遊之人。率歸農業。及大漸之際。群鶴翔于空。雙龍據殿屋。遂奄然而死。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嚮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嚮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於大亂。矧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卽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刑。勤政如一。嚮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楊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蔣。

而夕據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南唐書卷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于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于路寢而昭公客死於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

公卽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宗殂於豫章。後主畱守建康。必待喪還。旣殯而後卽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且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爲天下之大防也。情僞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大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于外。世子立于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雖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定郡公。淮上兵起。爲神武軍都虞候。泐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一元帥。封鄭王。太子冀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爲嗣。改王吳。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殂。

於豫章。七月喪還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鄧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射嚴續為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屯田置使專掌至此罷其使而屯田佃民絕

公吏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謙為之。撓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鄧王從益為司

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員。侍制於內殿。泉州劉從効遣其子紹基來貢。三年劉從効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鎡。并其族送于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之。自稱留後。國主即。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紹鎡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秘上言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喻。召為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一業為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

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宣
州何洙爲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
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爲寧國軍節度使

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
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冲
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鴟吻自乾德
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

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
爲兵部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

昌宮泉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歿善修鄰好北方有
事不可失也及元宗卽位兵屢起德昌泉布旣竭遂
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
弊百姓盜鑄極爲輕小保大末兵窘財乏鍾謨改鑄
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十八銖
字八分書背而勻好皆在周郭謨誅遂廢至是有鐵
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旣而不用銅錢
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增涌民復盜鑄頗多芒刺
不及官場圓淨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銅錢一

當鐵錢十。禮部侍郎湯悅上言：泉布屢變，亂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貲，則日益思亂。累數百言，不報。夏，愕州黃延謙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追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

三年春，葬昭惠后于懿陵。蜀孟昶俘于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雷後柴克貞為奉化軍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召南都雷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

都鄂州林仁肇為南都雷守南昌尹。葬光穆皇后于順陵。朝廷許元宗追復帝號，故鍾氏稱皇后。

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清軍節度使。雷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月，潤州嚴續卒。

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國主引兵譚，或至夜分。

開寶元年夏，江王景暹卒。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

惠之母弟也

二年春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于青龍山還憇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用國主從之曰繩愆糾繆其熙載之謂乎天子遣國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龔愔

儀

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爲瘡贅由是建康城中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繒帛以供之

四年春劉鋹俘于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宗文以見意曰原有鴿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

歸常快快以國蹙爲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征江陵
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五年春皇朝屯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
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敎改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侍
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文館
樞密院爲光政院降封韓王從善爲南楚國公鄧王
從益爲江國公吉王從謙爲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
改易殿庭始太賜吻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
藩臣禮使退服御如初

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封
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潘佑薦衛尉卿
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府群情紛紛以爲朋
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凡七章不止有家國陰陰如日
將暮之時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妻子徙饒
州次收佑佑自剄母及妻子徙虔州

七年皇朝使閭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歲
國家有柴燎之禮當主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書
舍人李穆賫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圓丘思與卿同

開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師自
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棗城奔遂克池州進
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教安開
寶年號公私牘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後不復
用兵僅二十年老將已歿主兵者皆新進少年以功
名自負輒抗王師聞兵興踊躍言利害者日有十數
及遇輟敗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徐鉉周惟
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南十里時雖
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阻隔樊若水請
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輓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
黃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者知其有天命焉
吳越圍常州軍使余成禮劫刺史禹萬誠以降吳越
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當得良將守之乃
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畱後以凌波軍都虞候
盧絳爲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金陵而自率將吏
降越袁州萍鄉制置使劉茂忠破潭師於境內拜茂
忠袁州刺史

八年春閱民爲師徒昇元初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

忠袁州刺史

二縉以上出一卒號義師中有別籍分居又出一卒號新擬生軍民有新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圍軍後改爲拔山軍使物力戶爲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綵段俾兩兩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梳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爲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贅婿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縉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誅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湖口與諸將議曰令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爲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畱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畱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蹲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歿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實冬百姓疫

南唐書 卷五 九
灰士卒乏食。詠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欵左右以謂堅。豈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書萬卷。尤多鍾王墨跡。國主嘗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政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目縊。灰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爲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爲瓦礫。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少嬪。避難於其上。迨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燼。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爲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煜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屬赴火。既降無號故。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書名。自齋裝一歸。有司之籍。卽無及矣。遣煜入治。裴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爲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煜以藏中黃金分遺近臣。辨裝張。必得金二百兩。請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閑坐細思量。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讚念。久之。散施。緡帛甚衆。

九年春。俘至京師。封遺命侯。授左千牛衛上將軍。太

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公病。

書公
有皇

朝所
封也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諭者數四。翌日薨。在

僞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吳王。以王禮葬洛京

之北邙山。江南人聞之。巷哭設齋。王著雜說百篇。時

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舊曲有念家山。王親

演爲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名不祥。乃敗徵也。

復
書

王者皇朝
追封也

徐鉉曰。嗣主諸子皆孝。而後主特甚。敦睦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富民爲務。常欲群臣和於朝。不欲聞

南唐書 卷五 十一
人過章疏有糾謫稍訐者皆寤不報酷好古道而國
削勢弱群臣多守常充位不克如意歎曰天下無用
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汰太寬亦無過此及夫
兵之際上下感恩故人無異志威令不素著故莫盡
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羅尉遲
廻司馬消難王謙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
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巋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
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衡廻策者信其臣柳

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矧迺最爾江西獲覩
真人之作而不爲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
肇於天福盛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
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歟以周世宗之時削國降號
稽首稱藩其勢固已蹙矣及屬皇朝普天之下莫不
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
僭偽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爲亡虜
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

後主樂府詞
云故國夢初
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鞦韆
首月明中皆思故國者也

南唐書卷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為憲者毋傾城之哲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為事以貞為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姒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南唐書 卷之六
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女憲傳。

元恭宋后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為亂兵畧取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

不書恭之者，義祖首

惡也。生嗣主。及景遷，景遂、景達遂立為繼室。治內有恣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

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况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封命為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后以芘者甚眾。嗣主即位，上冊為皇太后。每元宗朝，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諡元恭。

种氏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計常靚粧去飾而態度閒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暹，僭侈尤甚。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粹庭下，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為尼。先主殂，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暹宮。

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不書妖

艷而於嬪御詳言之。

光穆鍾后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為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顥，既而自大。先主欲繩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

嗣主卽位冊爲皇后。后少長富賢不事玩好。嗣筭大練淡如也。旣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嬖。然後及中官。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卽位。冊爲太后。以父爲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殂。葬順陵。謚光穆。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官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之秩。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僭擬天子。亦可知矣。

昭惠周后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歲。歸于皇宮。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焚而存之。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嬪稱。後主卽位。冊爲國后。后雖在妙齡。嬪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惟亂替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

后輒變易訛謬。頗太注滯。繁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洽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寔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所起。寔由人心。而嘽緩。噍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標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顛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如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為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衾。自內舍玉殮于瑤光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譏之也。何譏爾。鍾太后在故也。自為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盈世逸。

樂渺愁殷沉鳥逞免茂夏凋春年爾念曠得故亡新
闕景頽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
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憫終古况我心摧興哀有地
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融
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
艷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誠慎肅惟常環珮爰節
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髮雲留鑒眼彩飛光
情瀾春媚愛語風香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
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好
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邀終成爻協兆俛仰同心
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
嗚呼哀哉志心旣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沂危言
遺情眇眇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艷易凋
連城易脆寔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饑是慰
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
采戲傳能奕碁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豈爰質
竒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
發揚掩抑纖繁洪奢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

止達樂者與嗟曲。演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
逞羽制。革常調。汰移往度。剪遏繁態。藹成新矩。霓裳
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恐乎
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
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
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襖。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
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
交音。洋洋按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宴
是息。含桃薦寔。畏日流空。林彫晚籜。蓮舞踈紅。烟輕
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
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
無憂。物莫能亂。絃爾清商。艷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
且宴。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
渥丹。婉爾清揚。猷猷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
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疎。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
不見。我心熒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
無心。風烟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

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
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
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
香杳想渙乎怵怛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
無相見期情脊亂兮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
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歛怨爲
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
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曠空曖曖兮愁烟起
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

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輶
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
柯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
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
求弗獲兮此心墮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垂
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拔血撫觀邀子何所
苟雲路之可窮翼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
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發舊枝一樓烟雨暮淒
淒凭欄惆悵人誰會不覺潛然淚眼低層城無復見

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烟月。芙蓉池上
哭蛾眉。昔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
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
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盛妍。阻風開步障。乘
月漑寒泉。誰料花前後。蛾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
思。且以與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失却
烟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發去年枝。此足
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
悲夫。至於書靈筵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

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烟。書琵琶背云。侑自肩如削。
難勝數縷條。天香畱鳳尾。餘煖在檀槽。觸物寓意類
如此。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
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
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
懿陵謚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
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
而群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繼室周后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臥內，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初未識，嫌疑卽以寔告曰：「旣數日矣。」昭惠惡之，返臥不復顧。昭惠殂，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殂，后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爲國后。南唐享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邸，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參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案古房樂無鍾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鍾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爲夫嬪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答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旨，奏佑爲是。旣而遊病疽，鉉戲謂人曰：「周公亦有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鴈，被以文綉，使啣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

南唐書 卷六
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姐，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袂懷步香堦，手提金縷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群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太號位從夫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

保儀黃氏

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卽位，選爲保儀。

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眄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

降體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卽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俘至京師卒。

南唐書 卷六
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恠哉。周官九嬪。世嬪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况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牝雞之徵。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擾攘女謁之盛。舊史不載。觀其樂府艷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悉書之。皆不免為春秋之罪人也。

徐主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淵睦。動循禮法。嘗偃蹇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貳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見之大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已。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

兄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弃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媪，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

永興公主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爲吳相秉政，以女爲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丘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永興公主。人每稱爲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爲冢嬪，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兄惡之，烈祖曰：內夫

家而外父家嬪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爲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嗚呼！三代而下，彤史詳矣。南唐載籍，䟽脫嬪順女，憲不可得而書也。老媪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爲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氏有殊色，爲亂兵畧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可棄，劫以利刃，亦不爲屈。建封嗜人肉，而畧嬪人百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

南唐書 卷六
充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嬪。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且無足怪。君侯。書爲國大將。當有表率。群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嬪人。以逞其欲。妾有死而已。速殺爲惠。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吳媛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也。父志野義。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

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以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之。歸段氏爲繼室。生子朞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美。俾移所天。媛勞面自誓。志不可奪。把孤嬰以奉舅姑。區甕溫清。皆躬爲之。教其子爲成人。而生業益厚。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必有賞刑。弗可槩論也。漢鑒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襲漢則善惡兼容。沿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辯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爲尚書九卿。出爲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沿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

人故也。作宗室傳。

楚王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爲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爲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爲景遷教授。以賈其聲聞。齊丘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盛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

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卽以景遷爲太保平章事。代表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爲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罷齊丘。以爲已副。景遷猶摠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改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爲碑。以表其墓。以其蚤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暹也。景遷不與焉。

晉王

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遷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爲門

下侍郎參政事。

父子四人。迭輔吳政。政在李氏也。

烈祖受禪。封壽王。

讓皇殂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元祖卽位。改王燕。俄以景遂代儲副。固讓不許。遂立爲太弟。景遂因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參摠政

事。時有獻替。間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酒。座客傳翫以爲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

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斂容謝之。由是

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

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荅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

累表護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晉

王。適當危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徵古。

副之。以徵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徵古。而

自拘於有司。寮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顧揖。退謂左

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

謚文成

齊王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群兒異烈祖器之初封信王元宗即位改封鄂王景遷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為大弟以景達為元帥中書令從王齊為理嚴察人多憚之好神仙脩練之事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

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宗多與宗戚近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佞賣恩佯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慰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不先斬以聞太子讚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群小構扇其禍不細大王力未能忝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及為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

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師。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為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

江王景邊。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

二月二日為仁壽節。

南唐誕節。唯此一見。因事而書。以示其僭。

景邊以是

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嬖其母种氏。而景邊為季。由

是愛遇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邊尚幼。元恭皇后鞠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爵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節檢。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邊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邵繼良。張樂飲酒。景邊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每能諫其過失。景邊為之加禮。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卒。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

太子眞。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卽位。徙王南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爲太弟。以眞爲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眞尙少。不習軍事。召還都。眞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爲元帥之重。衆心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眞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成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爲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徵古遣使追而代之。眞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衆。先是有吳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眞盡殺之。越人不敢西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叅決國事。慈下有汰。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句容尉張洎。眞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愛而已。不當標顯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洎由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眞之門人若是。亦可想見其爲人也。

慶王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澈有成
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
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
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爲書九十乙字後至十九
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
之

韓王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初封紀國公

後主卽位進王韓器識沉邃尤喜武畧開寶中江南
迫蹙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
朝貢太祖悅之畱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
從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
嗣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
敢不奉詔從善遂爲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王師
之討飛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謨親
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章獨
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

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爲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率近臣餞綺霞閣。自爲詩序以送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還覽。其詩有咫尺湮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賡賦。可爲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

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望紫垣。都數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爲警策。五年南唐貶損。

制度從益。太子爵。封江國公。

後事亡

吉王

吉王從嫌。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爲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間。嘗與侍臣奕。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羣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

若算機籌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
俄王宜春。徒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縣國公。

從慶傳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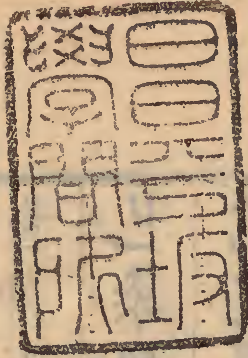
從信傳亡

宣城公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端保。三歲讀孝經。若成
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
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
宣城公。追贈岐王。謚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殞。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
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
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豔質同芳樹。浮
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雨傷叢。穠麗今何在。飄
零事以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
之初。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
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
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朦眼上花。空
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爲之泣下。

鳴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子卒。以其不全乎
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子某卒。猶云父前子
名也。皆不作謚。太子真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
宣幼殤。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爲不
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卷七終

文政辛卯

